硯山齋雜記

一

硯山齋雜記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子部
雜家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藏書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子部十

硯山齋雜記　　雜家類四　雜品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硯山齋雜記四卷不著撰人名氏研山為孫承澤齋名或疑即為承澤作然所引查慎行敬業堂詩王士禎居易録等書皆在承澤以後則必不出承澤手考承澤之孫烱有硯山齋珍玩集覽此書或亦烱所撰歟首

論六書而附以璽印及刊板告身表文之屬次研說墨譜而附以眼鏡次為銅器考窰器考皆頗足以資考證葢承澤雖人不足道而於書畫古器則好事賞鑑兩擅其長其所收藏至今為世所重炯承其遺緒耳濡目染具有淵源其所論著一一能詳究始末細別纖微亦足備考索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硯山齋雜記卷一

北平孫承澤編

六書

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取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

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衞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絶矣許愼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内書也二

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以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别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

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蝌蚪書以形言之為蝌蚪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于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絶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

吾衍論字有七變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蝌蚪書蒼頡觀天地之文以意度為之文字之祖今之偏旁是也以漆點木故其文多似水蟲故曰蝌蚪二曰籀文大篆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為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為大篆故此曰小篆四曰秦隸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即秦隸字人不能别亦謂之篆

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説故詳及之五曰漢篆漢器欵識及諸印文是也即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書七曰欵式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欵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

論鍾鼎文之謬

近世戴侗以鐘鼎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無說文聱牙之患多取之形古字令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即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凸本音眔加宀即為⿱宀眔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本作邨从邑从屯令乃書為村字從木从寸又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為證謬誤甚矣況說文無此村字許慎引經為證漢時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令侗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文反以近世嗟誤俗字引以為證鎊鏈鍪鋸⿸尸豕⿸尸豕等

字皆係世俗字為鍾鼎篆體各有詳註卯字所解尤為
不雅編首字源分門類為次第蒼頡之法到此書為一
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學書方知其謬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註云
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蝌蚪文

陸深書輯曰蝌蚪今之蝦蟆子也古未有筆墨以竹梃

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首粗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失本意矣

識文之異

湯允謨云識文夏用鳥跡篆商用蟲魚篆周蟲魚大篆秦大小篆漢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楷書唐用楷隸三代同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凡陽識決非三代物

篆隷

袁桷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隷書最忌入八分今世俗乃以八分為隷何其不察耶

東皐雜録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隷隷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説

分隷正書不同

秦之隷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

隸書本如此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為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已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鈍吟雜録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

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晉書郗鑒傳帝以鑒有器望萬幾動靜輒問之乃詔時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章草

黄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按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

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然雖曰草而隸筆仍在緣去隸未遠故也

趙子昂絹書草書字訣歌跋云世有草書訣本非善草書者所作故多謬然初學便於誦習兼其間亦有可取者戲書一過以子久好此因以遺之

載酒問奇

載酒問奇字令人常用之然漢書第言劉棻從揚雄學

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則載酒學奇字蓋二事爾今人又以字之新僻者為奇字至以名齋名書皆謬也此所謂奇字乃大篆耳王莽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蕭子良

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為之故與古文異也今乃以隸書之異者而冒其名皆不讀書之過也

字數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秦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

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

署字

集古録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具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别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

文字初名敦若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
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厙狄干不知書署名乃
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
為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嘗指其
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
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
何由知我為天子令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主紀領
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

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押字

法書題名首尾紙縫間曰押縫又曰押尾後人以草記自書曰押字孫公談圃先朝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從簡省代名也劉莘老蘇子容得張安道書但著押字不稱名畢文簡與萊公帖尾用押字下加拜咨皆以

押字代名按東觀餘論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

裝池

海岳書史藏書金題玉躞錦贉繡褫押頭為金題軸心為玉躞贉為卷首綾一名玉池標外加竹界打擫其覆首為標褫法帖譜系云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

帙

羣碎録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裹

袱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嘗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内襲以薄繒故帙字從巾

弓縛

道書謂一卷為一弓音樛與軸同佛書謂之一縛禪學曰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徐季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隔隔如梵夾也

題簽

都元敬鐵網珊瑚載逢澤湯允謨云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又宣和明昌二帝題簽法書用墨名畫則用泥金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光紙也今多讀作平聲

傳國璽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僞爲之具不足重明矣弘
治中秦中所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輟耕錄所載秦璽
規製不合僅賞畢人毛志學銀五兩天啟時河南撫臣
所報上令賫進天子親御文華殿璽貯御前逆閹魏忠
賢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然
巡撫程公紹一疏烺烺千古程公德州人崇禎初起爲
工部侍郎

宋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綠

色以獻于朝蹇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失之今為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議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于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殿受賀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此事與天啟朝事極似

少司空齊穡公言察哈爾國元之滴派也世世雄長西北

諸部傳至琳丹汗在位日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納延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
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卒坎地而竄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蹄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按何文肅喬新集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塘入洛吏以玉為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

以有傳國璽者為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拉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濵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以文肅言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於金金歸於元在察哈爾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於
本朝詎偶然哉又按王冕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舊氈房蓋未詳矣

印

孔琳之建言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令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悉遷改尋討其意私所未達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按漢書朱買臣還郡邸中稍見其印綬則知自漢以來一官輒易一印矣琳之但言其終年刻鑄喪功消實若今日官府文移案牘唯憑印信使一官一印則偽章日告奸弊百出矣大抵古時文案比今猶省版牘之制此時尚

存非若後世關防之多故其習得相沿久而不革也

按明初王彛印說古者一官一印居則佩之罷則解之至晉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衆官皆一印觀琳之此疏恐未然考宋史輿服志熙寧詔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歿並賜隨葬不即隨葬因而行用者論如律此或其特恩或因事而賜者又宋制凡官府印皆有銅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

告身

中書所書告身皆佐史體無佳筆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請寶為言者所糾然唐制皆名手書如顏魯公自書告身朱巨川一人而顏魯公徐季海俱為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即當制者書字兼真行幸得歐蘇便奉為瓌寶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令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

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緑綈其上非以書字也蓺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姚說誤

印章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為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其人能行楷能篆籀

者所為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蝌蚪大篆今絶矣古鍾鼎上字雜用不得衆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憒憒古篆雜不得隷書今人不知也

秦人隷書今不知者亦以為篆（鈍吟雜録）

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鍾鼎琴様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鄙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

人或失之野令皆以為漢失之矣鈍吟雜錄

篆法貴古不貴巧漢印白文皆鑄成者但記爵名而已無為字者其篆體亦方正無多轉折至唐用朱文刀刻如有字及道號而印璽之法從此日趨於巧矣然自唐及明隆萬以前書翰家亦不多用印章用者只是銅牙章及黃楊木故講此者頗少令地不愛寶文石肆出好奇之士鐫鑿爭工各以其意相配換無復知有方正體者且專講刀法而漢鑄之體幾亡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爲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
質温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靺鞨黃如
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與燈光石相埒近斧鑿日
久山脉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實不及
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
内外各衙門印除武職柳葉篆文餘俱九疊文欽天監
歷日則七疊文監察御史八疊文紐上有眼
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曰

某官之章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印印刻曰某官之印令士大夫私用圖記曰某章某印全無區别矣

刻書

刻書咸云始於後唐明宗揮麈餘話云毋丘儉貧賤時借文選于交遊間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刱見于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諤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令盛

行于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謌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予考常熟毛氏刻五代史補無此條吳太史任臣十國春秋蜀毋昭裔傳請後主鏤板印九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録誤昭裔為毋丘儉耳

刻書始于五代昔人率以為然予按司空表聖一鳴集有為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云云則唐巳刻書此其昭昭

可據者顧前無引之者何也
沈存中云慶歷中有畢昇為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銅板合之

表文忌諱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其法良善一百六十七字者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没泯滅凶禍傾頹毀偃仆壞破晦刑傷孤墜贓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

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絶忌憂切患衰因枉棄喪庚
空隘厄艱忽除掃擯鈌落典憲法弃崩摧殄隕墓槁出
祭奠饗亨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
辭追考板蕩荒古屯師剥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尅反逆
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沈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
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土別逝泉陵此延祐元年十一
月取定擬至三年八月寛具禁矣其字様雖難悉避然
亦玉堂視草者所宜知也

十七帖述　　王弘撰

此帖前人謂皆與周益州者周名撫字道和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降以撫代毋丘奥為益州刺史進爵建成公征西都護進鎮西將軍在官三十餘年有惠政卒蜀人廟祀之帖中多言蜀事又按淳化帖有一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此令送則此帖謂是與周者可信而中有數帖非與周語來禽帖宋僧邦詩謂與桓宣武楊用修四川志只載八帖是與周則謂此

帖皆是與周者亦不然也帖凡二十有七以第一帖首字名篇故曰十七帖張彥遠法書要録云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赫著名帖也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十七帖多臨本永禪師虞世南褚庭誨臨字皆不甚遠故書有數本皆不同南唐李後主勒石澄心堂者乃賀知章臨本宋魏泰家有硬黃本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淳化帖刻多殘缺今世所傳雖非皆右軍真蹟然皆出于右軍要皆不及唐

人摹刻帖尾有敕字及虞褚勒定者為佳也

山史工書嘗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辭亦嫺雅在關中葢張芸叟一流人

肅府淳化帖

肅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憲王時洮岷道潁川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材官本於阜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缺而玆獨全知為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蘇如玉南唐張應台為之雙鈎

鶴鳴攜之岑陽憲王乃鐫石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鋐卒鐫於萬歷辛酉先後七年其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搨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幾淪缺順治甲午洮岷道楊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搨逕庭矣乙卯平凉逆焰及蘭靖逆奮威二將軍自河西來軍於龍尾阜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為礮偽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令移置州學有張

尚書鶴鳴王尚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云

定武蘭亭

唐太宗留心右軍之蹟因魏徵言蘭亭叙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叙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徹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各有臨本而歐褚流傳最著後之所謂定武本歐陽臨是也所謂唐絹本褚臨是也定武本當時石刻禁中每紙已值錢數萬迨後石晉之亂契丹輦之而北路棄殺虎林慶歷

中李學究得之其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償納石于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刋一別本以應求者此郡真蹟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守道祖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右天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之亂金人取石鼓及蘭亭叙重氊輦至于燕見宋人姜白石蘭亭考中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國學者疑是定州薛師正翻刻本或薛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

然元人不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重氊裹載棄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國學

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後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馬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

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尫殘老僧亦何敢靳一紙書或者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黄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傅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

退翁跋國學蘭亭

國學蘭亭為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何時入國學或云元順帝北遁棄之中途明太宗取之置太學中又云出天師庵草廠土中國子師取置太學廡下觀其所刻非宋人不能疑為薛道祖所刻換舊石本又云為李學究曾刻一本獻韓忠獻定州去京師不遠元人移至於此也

禊帖以定武本為最其真者已如天吳紫鳳不可得見即宋人翻刻諸本在世亦少惟國學一石稱魯靈光此

冊乃萬歷以前所搨尤不易得也

雲麾將軍碑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陝西一為李秀范陽人唐明皇以功拜雲麾將軍封遼西郡公葬范陽福祿鄉碑刻於天寶元載此碑久貯良鄉庫中不知何時入都城明宛平令李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覆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為萬歷末王京兆惟儉移去汴中

閣帖 石林燕語

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為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為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偽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客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歷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

僧希白摹刻於州廨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事徽出絳希白自善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又命劉燾為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時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每下矣

硯山齋雜記卷一

硯山齋雜記卷二

北平孫承澤編

書紀

學書不可漫為散筆必於古人書中擇百餘字成片段者併具行間布置而學之庶血脈起伏有一種天行之趣久之自書卷軸文字不必界畫算量信手揮之亦成準度所謂日權銖兩者也

學書妙在神摹神摹之法將古人真蹟置案間起行遶案反覆遠近不一觀之必已得其揮運用意處若旁立而視其下筆者然後以銳師追之即未授首亦直薄城下矣

摹法書即楮札長短亦須經意求與原者不差分毫方易於追步此無他法一似欲作偽蹟欺人者則無不肖矣

近時有善作偽書欺人者亦多有優孟伎倆及其撥置

古人自運依然傖父面目此固由其胸次猥瑣不能吸攝古人妙處亦是用意規擬時止求踐成跡不能神而化之消歸自己故也

古人作一段書必别立一種意態若黄庭之玄淡簡遠樂毅之英采沈鷙蘭亭之俛仰盡態洛神之飄飄凝佇各自標新拔異前手後手亦不相師此是何等境界斷斷乎不在筆墨間得者可不於自己靈明上大加淬治來

吾輩學書正如壯兒學手搏豈是不能握拳築拳直是要學其勢耳得勢則跳躍顛撲動能制人死命令旁觀者見其雄逸震蕩以為天地且入其低昂簸弄中奇態溢出矣

唐人書法俱從右軍禊帖中各自紬繹而成如伯施得其朗潤信本得其縝密登善得其婉逸公權得其雄邁泰和得其超卓陸柬之趙模則又全體脱出而之其神駿其不踐迹而天成者顏平原楊景度二人耳

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錬輕升滓濁盡去漬以清泉磨以瑩石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間用吮吸靈奇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錬神明謂之墨僊非虛語也世謂躭書畫者必壽此理也耶

梁武帝學佛精兒陶弘景神僊宗伯唐太宗英武真君李煜荒淫孱主而皆篤意書法咸有深嗜卓詣蓋由書道中備有真寂玄曠與夫雄姿綽態可攝種種根性令其醉心耳

米南宮書大小天馬賦有掣銜頓轡不受羈絡之氣山谷注李伯時所寫天閑六馬贊矜東聳峙如就駕鑾輿排仗閶闔蓄千里遠邁之意而不敢逞若坡翁作馬券與李方叔則高朗卓犖宛然龍騋步驟延頸顒目以顧草澤之羣三公筆墨變化往往隨事注精以展其妙如此

林君復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筒云其中精妙者二三用之如百勝之師横行楮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林書

清瘦灑落有雪鶴松猿之韻想見葛生所擅當以圓勁不滯為勳耳

李陽冰忘歸臺銘篆筆細瘦緣當時用活石鐫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石刻而復生天下自有此一種物亦息壞之類也

費補之論書貴有節氣畫貴有風味畫之風味易知書何以見有節氣蓋謂會古融今靈爽獨運處自備一種勁秀不唯不逐時尚兼亦不隨古人脚根轉耳

東坡先生用李廷珪以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書杜詩十三篇仍各於其下箋名以玩之相與品墨之次第坡公鑒墨極精又手書杜作此卷真墨寶也竟不知落何處耳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絕交書李懷琳所書大字蘭亭叙徐鉉所書

江鄰幾云永叔書法筆最弱濃磨墨以借其力故知用墨濃淡燥潤得筆者無不如意

右軍英毅卓犖細玩則恬和典雅溢出所謂金玉其相也歔之非不俊邁然芒采四射如八寶中水晶矣
米南宮創意為雲山簡古蒼老真有落墨成象之趣敷文即小涉經營具神渾身入水墨中一一運出令人得坐而索其蹊徑也即蘇明允文字沈雄簡勁如負嵎之虎威震毛族于瞻兄弟乃若起而搏擲矣然則此數公即藝事亦居然父子也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義之真蹟唯樂毅論乃右軍親

筆於石而鐫之以爲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毀耳後溫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爲錢塘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

世又以爲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已爲秘寶江都隨行久付烈焰蕭翼計賺之說傳奇幻語烏足深信也

存中云三館楷書非不精不麗求其好處到死無一筆

世所傳樂毅論正是三館楷書耳

歐陽文忠公題官奴帖以為皆魏晉人施於家人朋友逸氣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為苦是其可歎然鍾繇嘔心裂被張芝臨池池水盡墨曷常不專精篤志唯其專篤故偶然揮運自成神妙耳文忠此言似無真會

祝枝山刻陳少陽書草於鎮江郡庠其書言三事一留

李文定而黜汪黃一乞下罪己之詔亟罷不進兵之將一請勿幸金陵此書上即日被禍而所刻乃其藁草也

山谷擘窠書學瘞鶴銘瘦勁清栗真出鐵石手腕其行押書亦有透絹處沈鷙痛快墨汁透入絹背即襯紙亦可裝潢作玩也

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

唐太平公主淫縱無檢知愛樂毅論妙蹟則天以織袋貯置箱中授之後為咸陽老嫗竊出竟付竈火

唐翰林搨書人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張天駿有廝養婢善書觀者嘖嘖嗟賞

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法象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脚隨風洛神賦頭足用力而胸腹慊然天僊水僊宛然可見樂毅論勁正而道歛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遥以寫二賢之情性力命表柳葉溶曳於微風象微臣之遇寵曹

娥碑花蕊飄流於駿浪似幼女之捐軀巧畫不能摹雄文不能寫而形容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精鬼神之幹妙所以數帖神護持傳寶百世也

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韋陟有五朶雲之目宋施結喜收古人押字類而成書魏晉名蹟梁搜藏皆令朱异懷充沈熾文徐僧權滿騫押縫唐及北宋人往往以押名通書問雖上表章猶或用之近世始施押字於公移以防詐僞而不敢

復施於所尊矣余購得蔡君謨手簡實用押名見者疑
駭因而落價亦可笑也
王右軍書陸機文賦褚河南亦臨之孫虔禮書揚雄蜀
都賦俱有石刻今不甚行
漢宦者李巡請於靈帝令蔡邕考定石經書刻於鴻都
門古閹宦好學乃過士大夫如此余聞宋光堯手書十
三經刻石今雖殘缺尚在杭州府學大成殿兩廡士流
未有過而問者經術日衰可歎也

米元章論書於道君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世皆不解其何語余為銓注曰勒字顏法也排字歐法也描字虞永法也畫字徐季海法也刷字本出飛白運帚之義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筆信筆而不信墨揮霍迅疾中含枯潤有天成之妙右軍法也隱然凌轢諸老自占一頭地

宗忠簡公留守汴京當金人蹂躪之餘百務拮据豈有

意嘗不急者一日於艮岳遺址得定武禊帖石刻即遣
力輦至行在中途為斡里雅布邀截以去後金昌宗以為
秘玩蓋右軍秀傑之筆照曜天地不惟蠻貊通知寶愛
即勲名忠耿之老亦不容屑越於顛沛時也
宣城陳氏世傳王右軍求筆帖至唐柳公權與求筆先
與二管戒其子曰柳學士如能用當留此不爾退還以
常筆與之柳果不能用易常者蓋前二者唯右軍能揮
運耳余見柳書大小真蹟皆極雄勁尚未能執筆豈能

遂窺山陰堂奧哉書道之不易如此
孫過庭書可謂變動之極矣昔人猶以千字一律如風
偃草短之何也
唐石經多妄加改竄明皇尤喜穿鑿旣亂大學次序又
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閨門一章洪範改頗陂二
字其注老子吾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乃自詫云本
無求於二字實朕所加其敢於妄作如此
元大德間錢塘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有異趣南

宋内府五十餘種與韓氏羣玉堂賈氏悅生堂本爾時猶有存者故國衡得選其萃耳

徐州伎人馬盼學東坡書能得其彷彿坡書黃樓記碑其中山川烟雲字皆盼筆坡笑許之遂劉石不復易

漢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周官之義鄭衆賈逵往受業馬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陰謀之書康成獨知為聖法故能答其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有訓詁周官之不廢杜氏力

也

蜀王楷書藏書數千卷一一皆出親札每趨朝於白藤檐子中寫書書法尤謹

孟蜀時母昭裔少寒微與人借文選不得憤曰吾他日貴當鏤板行之

鄭康成傳學遶舍生書帶草孫知微畫大慈寺壁流彩所至一院盡生草如錦罽界毬剗去復生誰謂才人筆端為細事耶

寫字之義不徒執筆揮運而已蓋有傳寫模寫傾寫三義秦始皇三十六年每破諸侯寫倣其宫室作之咸陽勾踐破吳范蠡遁去以黄金寫少伯之形而奉之禮器之溉者不寫

古今婦人書惟渤海高氏稍存格度其他即婉弱不勝雖以管仲姬日與魏公薰炙亦不免此李漢老曾詠女子寫字句云雲情散亂未成篇花骨傾欹終帶軟亦實語也偶閱秦淮諸姬與徐範素君宛若各書題此

永樂中令翰林習書人朱銓金書金剛經洪熙潛邸令江濬金泥寫佛經成弘間尤盛今鬻古者炫飾之悉歸趙魏公矣

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良墨如統軍者受千艘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玄女兵符

趙松雪得米顛壯懷賦闕數行取刻本臨書以補其闕凡易五七次終不如意因歎曰今不逮古多矣蘇滄浪補書懷素自叙前六行細玩亦終似有擬議未混合處

元錢塘人李和鬻碑刻為業有印記曰李和鑒定石刻
印人或持贋本求印毅然不可彼以販鬻餬口者猶能
恪守如是若今日收藏士大夫家熾然作偽以相炫獨
何心哉

黃庭堅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眉州想見其句
法雄沈書腕歷落之妙恨不得摹取一紙為朝夕之玩

黔州有嘉禾堂黃魯直書壁十五字猶在云涪翁晚策
杖至此觀江漲雨餘天欲凉

今世所傳石經乃偽蜀相毋昭裔捐俸令張德釗依唐
太和本寫宋元祐中白元均補公羊穀梁二傳宣和間
席升獻又刻孟軻書范成大又云孝經論語爾雅廣政
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卯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
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
不知何人書皆蜀士筆也今人見其楷法類虞褚疑為
唐人未之考耳

黄魯直云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

聚散未嘗一事横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又蕭然矣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逺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䟦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漢魏以來圖書奇蹟梁元帝裒集極多江陵之亡盡付烈焰陳隋稍稍搜聚至煬帝益富立二臺禁中一藏古物一藏法書名繪江都之遊連艫自隨宇文變起倉卒亦踵梁轍與寶玉俱焚唐文皇篤意翰墨購訪日盛秘府所緘固充牣也武后專制寵臣張易之奏請裝治因令善工豪為摹肖竊其真者自藏於家易之被誅薛稷取去稷敗為惠文太子隆範得之而終焚於火宋淳化所刻不知經幾番脫墊矣善學者不可出手眼神而

明之以索古人於象外乎

蔡卞日臨蘭亭一過東坡聞之曰從是證入豈能超勝蓋隨人脚跟轉終無自展步分也

唐人臨蘭亭各自出一種意度右軍平日自書又每種另出一意度非有意求異以八法精熟融爛胸中隨地出之如水波雲葉初無定質可泥耳

唐人崇事法書具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搨曰響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傍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為之摹者

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沈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為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蹟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鵠並翔各極其致不必為步驟之拘非於書有深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諸公以下

三者則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為精刻乃其辨黄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黄庭經帖為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隠居真誥翼真檢云晋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惟有黄庭經一篇得存葢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為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

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為傳半日寫畢攜鵞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啓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勸進樂毅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未之考耳兩李太白乃有黄庭換白鵝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為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鵝又寫黄庭經換鵝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

籠鵝去何曾別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實互用之也考道藏黃庭有數種有內景黃庭有外景黃庭又有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種係楊真人義寫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涸也張懷瓘書斷張彥遠法書要錄並載右軍書黃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黃庭經書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

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黃庭何所復

疑哉他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北齊淮南經略使辛術於廣陵獲得傳國璽送於鄴文

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

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

敗没於劉聰聰敗没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

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

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授景南兗州刺

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馬術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數亦不少

杭州邵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山壁上有司馬温公篆家人卦遒勁可觀

趙文敏善用筆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凡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

按之無不可終歲任之無敵矣故公書點畫如碾玉鏈金無纖毫遺憾也

寫數字必須蕭散神情吸取清和之氣在於筆端令揮則景風洒則甘雨引則飛泉直下欝則怒松盤糾乍疾乍徐忽舒忽卷按之無一筆不出古人統之疊疊自行胸臆斯為翰墨林中有少分相應處也

帖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首

王平南廙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言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名周興嗣集句成韻一夕編成鬢髮皆白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江南諸寺各留一本

王右軍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為一月為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學書執筆有高下虞永興云筆長不過六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

歐陽文忠云予書常使腕運而指不知

鄭子經云小字法在掌指大字法兼肘腕魏晉間帖掌指字也

昔人云顏魯公學不如其人于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于爭坐位帖見之

晉人書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適宋初諸人猶遵唐矩至四大家而唐法盡變競爲傾側矣

虞伯生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摹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字文蓋世有書學者

金人王庭筠與趙秉文党懷英同負書名秉文號閒閒

居士

九江碑工李仲寧工于刻字崇寧初詔郡國立黨人碑仲寧不肯刻曰小人家舊貧窶賴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温飽今以為姦不忍下手時論賢之

山谷草書青蓮秋浦歌一卷後自跋云已所作草書舉世並謂佳獨錢穆父以為俗反自思省盡改去俗則世人見之則又不謂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責俗人賞識此政宜世人不識為佳王子敬有言外人那得知誠然

矣

朱巨川告身一為顏魯公書一為徐季海浩書巨川以試評事兼縣令別無功德表見止以名蹟之垂照耀千古

米元章書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于蘭亭為唐人秀穎第一

宋高宗嘗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

十七帖硬黄本汝陽王思延得于燕都濟南邢子愿借

之摹勒上石

米襄陽好書天馬賦其最得意為擘窠大字後題云為平海大師書後圜水丘公觀後有黃子久諸人題跋于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

柳誠懸有小楷清靜經云真蹟命經宋搨下真蹟一等嘉禾項氏又藏其度人經真跡精妙絕倫

宋人閣帖不入顏平原蓋顏書宋初不甚宗尚至蘇黃諸公始知推尊如子長史記晉魏皆不甚行而班掾最

著古人精神發露故有時也

文待詔每旦必書千文一卷

黃山谷曰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又曰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又曰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又曰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

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固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又曰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惡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可慨然者

東坡先生云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

趙子固孟堅云學晉必從唐入則有間架墻壁僅有三馬化度九成廟堂耳三書之法平正恬澹分間布白行筆停勻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少涉世俗俗之從生始于徐浩為書須戒徐會稽之濁李北海之狂濁在跛偃狂在欹斜　魯公之正其流也俗誠懸之勁其流也寒　態度者書法之餘骨格者書法之祖　草書雖連綿宛轉然須有停筆惟大令綰秋蛇為文皇所譏至旭素始作連綿此黃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要之晉

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爲勝耳

翟伯壽問書法於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

姜堯章曰字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住住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益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書以疎爲風神密爲老氣遲以取妍速以取勁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上人序

虞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擧世學其奇怪不惟江

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謬極矣

白鹿峯陸櫻自數有蘭亭癖

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余見長史草書墨蹟獨具楷書即古帖中亦未見之

研北雜志云姜堯章作絳帖評旁證曲引有功于今古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顧信字善夫居太倉善筆札從趙文敏公遊每得文敏書即鑱諸石寘一亭中扁曰墨妙文敏為其好學樂為之書嘗為杭州軍器局提舉

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米芾所謂右軍妙蹟去郡方佳書家矜式宜寶蘭亭至於聖教序宋人謂為院體專書官誥趙子固言具逸筆處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倣義帖先為此俗態觀之可惡

陸子淵云蘭亭無下搨蓋正本既佳得其一枝半節皆可名世

智永書千字文八百本其真蹟舊在江西袁簡肅家會稽董仲舒家又有不全本在董思白家若刻本則薛氏刻於大觀中余曾見彼時初搨

唐文皇裝潢鍾王真蹟以上者居前下者居中中者居後

米元章云褚臨蘭亭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

中二筆相近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處悞字內折筆
抹筆皆轉側偏而見鋒鍪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
之于斫筆處賊毫直出具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東坡作書于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司
馬温公與范忠宣書一卷宋景濂題云閲此帖者當知
治亂之機所係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鍾繇摹正考父鼎銘字大如拳非分非篆紙則蟲剥蝕
盡獨字墨不剥署云庚午五年九月鍾繇摹後有唐太

宗宋徽宗理宗元皇慶四御跋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石刻今尚有開皇本是隋時所刻
唐文皇見刻本遂訪真蹟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徹
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本相似至宋
始獨稱定武為歐陽詢摹下真蹟一等羣公聚訟緣此
而起
況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蹟唯樂毅論乃右軍親
筆於石而鐫之以為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石便於埶

耳後温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為錢塘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李君實云十年前贖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其闕處有敘書脩字數個蓋歐陽文忠再拓本也王獻之保母帖乃親書於甎而刻之

右軍快雪時晴帖舊在元內府延祐五年出示羣臣令劉賡趙孟頫圖卜德勒題跋相傳此為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

徐文長渭云臨摹蘭亭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
稱高手
王平南廙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四疊於衣中以
渡江
虞世南奏草真蹟中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
記石本特賜臣晉右將軍王羲之黄銀印一顆臣已祗
受
唐人書歐虞褚薛皆有蹊徑學之輙易肖似惟顏魯公

正書易學行書難摹如爭坐位祭侄文乞米帖鹿脯帖馬病帖送明遠太沖贈裴將軍皆宗右軍而風神絶類立於不測令人轉遠

眉山詩曰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姸容有嚬壁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數語極書家妙境

昔人云羲之五十書成黄山谷亦自紹聖乙亥謫黔中得藏真自序于石陽林宗落筆頓覺超異時五十餘矣

老而好學猶足名世書此自箴無以年自棄也
王文安英題朱子墨蹟云常讀文公先生書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又曰放意則荒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夫書六藝之一也學者之餘事而有至理寓焉去古既遠世之學書者以姿媚姸麗為工而所書者則又多艷辭俚語無益於世是以先生之所謂一者敬也敬存於心則不至於荒惑而書之體自得有事於此乃能神明其德先生於書其敬且

國在他人可不慎哉

書史會要王曠導從弟與衛氏為中表故得蔡邕書法于衛夫人以授子羲之則是右軍父子皆經衛指授也衛受筆法于蔡琰書法之傳在二女子亦自一奇

古來奸雄多工書如李斯趙高曹操鍾會劉曜王敦桓温劉裕劉毅桓元郄超朱温之屬下至盜賊亦有之梁虞龢論書表云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劇賊乃亦嫺此真可怪也戴若思亦工書

虞又云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昔人云王氏例能書謝氏例能詩按謝氏自文靖庾肩吾書品列中之上已來尚奕萬晦敷方明靈運惠連綜靜朓藻皆擅書名乃至道韞亦云善書知前賢未為篤論也謝氏蘭玉集自安石歷梁陳凡作者十六人吳興江聞序安石移葬長興之九鴉岡見吳興掌故集

世嗤奴書為不足貴法帖中如吳琚之學米元章王詵之學蘇東坡俞紫芝之學趙松雪錢溥之學宋仲溫黃省曾之學祝枝山俱能入其室亦稱甲觀然則師法前

人亦學者所不廢但欲得其神理即可傳耳至吳原博之學東坡竟無一筆不似亦不能出其範圍迄今原博書猶人所共珍也

米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両曾直集中有荅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元論也乃知二公書素不相可如此見郤掃編

文海披沙記筆之異者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蘭臺用貍毛為心蕭祭酒用胎毛為柱張茂先用鹿

毛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百紙貍毛可書八百紙又有豐狐蚼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雞奇品而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毫若淇泉之鴨毛雀雉毛但取五色相間為觀美耳

曹蜍李志與右軍同時亦能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號王逸老意欲與逸少相抗皆以其人猥瑣世不與其書名東坡居士從遊者尚有高述潘岐以人品平平不得與秦晁張同稱令人不能自樹徒知攀附勝流竟何

益耶

唐張旭以草聖名世畫墁録云長安府録廳有唐吏部郎官題名碑張長史書序楷法整若軍陣云云世言張長史書法傳顔魯公觀此信然

韻語陽秋云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并臨本真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古人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

癡虎頭人之嗜好耽著乃至於此元章嘗欲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叟作詩云倩君出奇帖與此九物併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可以警膏肓於書畫者

詩話總龜云東坡跋元章所收書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日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斬趾皆譏元章患淨病及好奪取人書畫語

唐僧智永為王右軍七世孫皎然為謝康樂十世孫二僧詩字名家不忝其祖

學書與學畫不同學書有古帖易於臨仿即不必宋唐石刻隨世所傳形模輙似趙集賢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或有妙指靈心不在此論矣畫則不然要須醞釀古法落筆之頃各有師承略涉杜撰即成下劣不入具品况於能妙

大觀帖宋徽宗以閣帖摹本出王著手未為精確詔龍

大淵等重將禁中所藏真蹟刻石標題官閥亦有改定
蔡元長之筆也評書者謂在淳化帖之上好古之家每
得一二卷以為奇寶
蘭亭無下搨謂其真蹟既奇絶摹刻雖失真亦各有所
近如得肉得骨之論但定武唐本得其神耳秦中石刻
流傳於上黨者娟秀温潤當是褚河南所摹未知王順
伯尤延之曾經辨論否然右軍風神宛然可想
老米研山易薛紹彭甘露莊既易復請見靳固不出米

老詩云雖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絡彭真忍人哉

宋人名手作獨樂園圖與輞川嵩草堂並傳畫苑點綴

司馬君實許大富貴相當時實止一畝居耳園無廣狹

相也白香山自謂東都有美酒者無不造有名園者無

不遊圖無人我相也維摩居士毗邪丈室攝取三千世

界如陶家輪忽復不見是有無相亦不可得也

澄清堂李後主所刻石賀知章所摹五代時朱温之子

亦刻石所謂貞明帖也宋太宗因之以刻淳化閣帖王

著摹手頗癡肥多肉失賀監之意雖聲價最高不堪並視有膚清神清之辨矣

宋時聚訟定武蘭亭有損本不損本五字七字之辨近世於聖教序亦然若唐石唐拓流傳海內者未嘗一見所見唯宋搨唐石耳而紛糺何以顯五字無有完善內至於出二字蹤跡俱不可尋矣

智永為虞世南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作虞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趙文敏六體千文惟

楷書絕類智永蓋以虞伯施參合為之遂為古今之絕王雅宜學虞不免奴書之誚文太史日寫智永千字文一本字形頗相肖而筆稍偏矣

蘭亭叙為宋人聚訟此實右軍真血脉然王順伯尤延之諸人專重定武一刻無論定武難致果如趙子固捨命寶之日夕臨倣亦有禪家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之喻巖頭云須一一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去始是了手山谷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真篤論也

陸文裕公跋云蘭亭無下搨葢正本既佳得其一枝半節皆可名世梅檀之林必無雜樹

黄要叔父子寫生頗費時日白石翁以頃刻工力敵之而氣韻生動神采煥發所謂以少許勝人多多許其於連城之賞則均耳逸品在神品之上信然

董華亭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之米元章謂東坡畫字趙子固又云偃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有云子瞻書為今代第一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

氣自非書家所能爭長也

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又參以楊凝式骨力其攲側之勢正欲破俗書姿媚昔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黄書宗旨近之蓋兄事蘇而弟畜米自負不小

唐貞觀時楷嚴猶未經翻譯永興破邪論亦世諦流布耳顔魯公頗事道言李北海但作碑版懐素著袈裟犯飲酒戒草書狂縱不足與寫經手較量功德唐世學書

甚盛皆不為釋典所用梁蕭房融具書不稱惟裴休深於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蘇黃兩公大以翰墨為佛事書不及唐具深心般若故當勝也

古人書皆以奇宕為主絕無平正等匀態自元人遂失此法余欲集閣帖中最可見者作一書譜所謂字如算子便不是書搖筆便當念此自然超乘而上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

為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夢見者唯米癡能會其意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為宗餘俱不必學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者筆法亦宗索靖具虛和夭嬌閒有豹奴遺意大都為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刻輩耳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楊羲黄素黄庭經真蹟趙文敏有長歌乃其所藏也楊書以郗氏為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有冲霄之度實自餐霞服炁中來非臨池工力所能庶幾也米元章待訪録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

内景經全在筆墨畦逕之外其為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令人作書只信筆為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空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别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書家以分間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黄庭有六分九宫曹娥有四分九宫是也信本千文真有完本具於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劑而成者米南宫評其真書到内史信矣欲學書者先定間架然後縱横跌宕惟變所適耳

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絶書為工惟顔行與景度草得之景度好題寺壁不甚書縑素即宣和所收亦復寥寥蘇米皆學其書故每多推重

東坡先生少學蘭亭故具姿媚似季海至酒酣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筆圓而韻勝挾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東坡云詩至於杜書至於顔能事畢矣然如畫家評畫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費盡工力失於自然而後神也

真誥云仙官皆有職事不如仙人之未列等級者為游行自在書畫皆然即顔書最傳為祭侄争坐位乞米帖皆無矜莊天真爛漫故楊少師李西臺蘇黄蔡君謨皆

宗之也

惲氏說畫小記

南宗以唐王摩詰維荆洪谷浩為祖開文人筆墨游戲法後至董源號北苑南唐人高逸沈古元四大家皆宗之黄公望字子久號大癡又號一峯最近巨然巨然北宋僧亦師北苑者也故令稱董巨但一峯用正峯長皴數筆則得自北苑也倪瓚元鎮號雲林又號迂翁學北苑兼洪谷意所以獨逸在三家上吳鎮仲圭號梅花道

人獨得北苑墨葉兼巨公之長最為沈鬱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初師北苑後兼摩詰細麻皮皴極鬱密渾厚其用墨意不離北苑要之黃倪吳王四家總出北苑而各不相似所以能高自立家若如出北苑一手縱極肖已落第二乘矣豈能與北苑並傳不朽者乎如近世王紱楊基張羽徐賁皆以筆墨游戲得元人意致亦各成家文徵明沈周仇英唐寅未嘗相襲而董宗伯其昌復宗北苑繪苑風流賴以復振云北宗以南宋劉李馬夏為

標表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四家各有奇妙李晞古境界極險然命筆太刻畫至於開闢奧僻一路使人不可到劉極精工然不及李馬遠畫人間傳者絕少瀟蕩蕭曠之趣間于殘軸斷幅中得之夏禹玉筆墨最為深沈又極靈秀創境亦高奇但所畫皆浙中山水耳世傳北宗以唐李思訓昭道父子為祖即世號大小李將軍者俱極工整麗密之致由劉李馬夏輩觀之豈復有二李遺意耶故北宗以李將軍論則可謂衣鉢失傳者矣余

因斷自劉李馬夏始近人言北宗者惟仇唐仇不及唐之高秀而精工之極又得士氣此最不易得在浙則戴静庵文進遠宗馬夏然視仇又千里矣因歎息久之暇日偶與正叔論畫遂記其語

唐荆浩畫山水賦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看兩蹊此其法

也凡觀山水先看氣象後辨清濁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觀可安斷岸頹堤小橋可置凡作林木遠者疎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生于土者修長而挺直長于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山形不得重犯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為衣樹借山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

謝在杭五雜組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

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鍱諫葛洪移居如此題曰今人郤不肯畫而古人為之轉相沿倣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如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瑶池圖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照盆孫

皃圖李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故人圖唐人邨田嗔歌圖任南麓王環並轡圖宋人美人卻扇圖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按其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已況覩其真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畫不必驟見夢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佳

畫家畫古人圖像皆須考其時代如冠舄衣褶車服之

類一有踳誤杜蹇後人得而指之詩賦亦然宋史繩祖學齋佔畢稱杜牧阿房宫賦煙斜霧橫焚椒蘭也二句尤不可及謂六經止以椒蘭為香楚辭言椒漿蘭膏亦然若沈檀龍麝等字皆出於西京以後近世文士作娘好怨明妃曲而引用梅裝蓮步更為可笑此皆齊梁間事漢時寧有之邪

吳道子畫鍾馗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眼時稱神妙或以進蜀主孟昶甚愛重之一日召示黃筌謂曰

若以拇指搯鬼眼更有力試改之筌請歸數日看之不足以絹素别畫一鍾馗如袒指并吳本進納袒問之對曰道子所畫一身氣力色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今筌所畫一身氣力意思併在拇指是以不敢輒改此雖論畫實詩文之妙訣讀史記漢書須具此識力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髙簡為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居易録宗姪茂京（原祁）為予倣荆關董巨倪黄諸大家山水小幅十幀真元人得意之筆又自題絶句多工其二云蟹舍漁莊略彴邊柳絲荷葉鬭清妍十年零落荒園景彷彿當時趙大年（西田圖）横岡側面出烟鬟小樹周遮雲往還尺幅巒容寫荒寒曉來剪取富春山（大癡富春山幀）一日秋雨中茂京攜畫見過因極論畫理其義皆與詩文相通大約謂始貴深入既貴透出又須沈着痛快又謂畫家之有董巨猶禪家之有南宗董巨後嫡派元惟黄

于久倪元鎮明惟董思白耳予問倪董以閒遠為工與沈著痛快之說何居曰閒遠中沈著痛快惟解人知之又曰仇英非士大夫畫何以聲價在唐沈之間徵明之右曰劉松年仇英之畫正如温李之詩彼亦自有沈著痛快處昔人謂義山善學杜子美亦此意也

王翬字石谷自號烏目山人常熟人畫與太倉王太常時敏王廉州鑑齊名江左稱三王辛未來京師頗自貴重其畫不為人作特作長幅及冊子八幅相遺具意濃

至可感竹垞題冊後云王鞏老去畫尤工小幅吳裝倣惠崇曾上北高峯頂望村村風景似圖中八幅其一倣大癡溪山雨意圖一倣王叔明小景一題夕陽山外山倣巨然一倣趙吳興采菱圖一倣北苑一倣黃子久天池石壁圖一寫唐伯虎詩意詩云吳山多近打魚磯磯上家家住翠微曉日三竿人未起查查山鵲遶簷飛又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溪山漁釣一軸趙松雪畫故相國真定梁公家物也松雪自題詩云桑苧未成鴻漸隱丹青聊作虎頭癡久知圖畫非兒戲到處雲山是我師溪上先人之敝廬南山秀色照庭除何時共買扁舟去看釣寒江縮項魚晉齋識見超卓久與僕客京師情因洽甚令晉翁先得歸鄉將與青山為主賓漁釣以自適僕情為之慙於其行畫此以寄意且為後會之故事云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以文鳴與蘇黃遊又有李元中

字畫之工追蹤鍾王與李伯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出處相若今人但知伯時而已

唐詩人人多慕而寫之傳于畫圖如王右丞畫孟浩然吟詩圖之類故白太傅詩云兼聞好事者畫我作屏風

前蜀房從真嘗畫常建冒雪入京圖見圖繪寶鑑

唐詩人以畫名家者首薛稷王右丞次鄭虔顧况張志和張諲劉商圖繪寶鑑云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汧國公李勉甚重之又李林甫善山水類昭道昭道思訓之子

林甫思誨子蓋從兄弟也

人知滕王元嬰善作蜂蝶不知嗣滕王湛然亦善畫花鳥蜂蝶官至太子詹事

吳越王錢鏐善墨竹

畫家有兩李營丘北宋李成人皆知之南宋李永亦稱營丘知之者殊少太原王穉登云李營丘以山水擅名為宋畫院第一謂永也

古人一藝亦有家學翟伯壽籀史云李伯時父虛一喜

藏法書名畫伯時自少好之遂悟古人用筆

宋僧智永成都人工小景長於傳摹宛然亂真唐智永以書名此以畫名

黄鶴山樵畫款或作王子蒙又或作叔銘

夏珪雪江歸棹卷於浦溆曲港間作虎眼短籬叢竹蒙茸雪屋數椽掩映林薄極荒寒之趣

唐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悦之名閻立本圖其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

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賔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書家謂索靖有一筆飛白書畫家謂戚文秀畫清濟灌河圖中有一筆超騰廻揩逾五丈通貫於波浪之間予謂文家亦有此訣惟司馬子長之史韓退之蘇子瞻之文杜李韓蘇之歌行大篇足以當之

硯山齋雜記卷二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錄監生臣李　瀛